

新编中国思想史

二十二讲



梁涛 主编

以往的中国思想史缺少「根」，即经学；而以往的中国经学史又缺少「魂」，即价值和意义。因此要想写一部有「根」的中国思想史，须先写一部有「魂」的中国经学思想史。我们应该丢掉「东施效颦」式的思想方法，写出透着中国精神的思想史，即以意义的信仰为本质特征的中国思想史。

高等教育出版社

新编中国思想史二十二讲

Xinbian Zhongguo Sixiangshi Ershier Jiang

梁涛 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北京
Beihang Education Press, Beijing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编中国思想史二十二讲 / 梁涛主编 —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2 8

ISBN 978-7-04-032327-6

I ①新… II ①梁… III ①思想史 — 中国 — 研究生 — 教材 IV ①B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37752 号

策划编辑 梅咏孟鹏

责任编辑 孟鹏

书籍设计 张吉奇

插图绘制 宗小梅

责任校对 杨雪莲

责任印制 韩刚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4号

邮政编码 100120

印刷 高教社(天津)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 × 960mm 1/16

印张 39 5

字数 538千字

购书热线 010-58581118

咨询电话 400-810-0598

网 址 <http://www.hep.edu.cn>

<http://www.hep.com.cn>

网上订购 <http://www.landraco.com>

<http://www.landraco.com.cn>

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8.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
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物 料 号 32327-00

序言

近九十年来，学术界出版了许多部中国思想史著作，这些书越编越细，越编部头越大，但编写套路并没有大变，即差不多都是对自古以来思想家的评传。这些思想家的著作，若按传统的经、史、子、集的图书分类方法，主要是属于子类著作。我们或者说，近百年来学者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是比较重视较具个性化的子学的。

读了这些中国思想史著作，给人的印象是：这些思想家在中国历史上影响重大，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对于其中的少数人也许是这样，但对其中的大多数人而言，则并非如此。不仅先秦的史书类著作如《左传》、《国语》、《战国策》等书中鲜少涉及思想家的名字及其思想，在后世的正史中，也很少提到思想家的名字及其思想，如果提到，也多半与其关于经典解释的活动有关。也就是说，在中国实际的历史中，子学的地位从来就不那么高。近现代的中国思想史著作过于凸显子学的历史地位，若从信史的角度看，不免有拔高之嫌。

实际在中国历史上，即使从先秦说起，“六经”的地位远比

“诸子”的地位高，连《庄子》都说，“诸子”不过是“六经之支与流裔”；更不用说，自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之后，经学在两千年历史中一统天下，子学完全处于附属的地位。也许由于经学在历史上占据的支配地位太久，起了压制思想的负面作用，引起了学者的普遍反感，所以，近百年来，几乎都有一种共识，即认为把“六经”当做经典并发展出一套经学，不过是历史的误会，因而提出“变经学为史学”，意思是只应把“六经”当做史料看，而不应当做中华民族价值观的载体看。1941年，范文澜在延安讲授“中国经学史的演变”，明确提出“必须改变经学为史学，必须反对顽固性的道统观念”。1951年，顾颉刚更明确地说：“董仲舒时代之治经，为开创经学，我辈生于今日，其任务则为结束经学。故至我辈之后，经学自变为史学。”^[1]

经学支配中国思想界两千年，这是实际的历史。作为历史学家，应该承认这段历史，解释这段历史；而不应以个人之好恶抹煞这段历史，改写这段历史。所以，我在2003年发表文章《新思想史：整合经学与子学》（《新哲学》第1期，大象出版社2003年10月版），文中写道：

以往的中国思想史缺少“根”，即经学，而以往的中国经学史又缺少“魂”，即价值和意义，因此要想写一部有“根”的中国思想史，须先写一部有“魂”的中国经学思想史。

[1] 顾颉刚：《致王伯祥》（1951年9月5日），引自顾洪编：《顾颉刚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第295~296页。

当时要写这篇文章的缘起，是同朋友闲谈的时候，大家都有一個共同看法，就是无论国内国外都很难找到一部可信而又简明的中国思想史教材。所以我写这篇长文来分析这个问题。我的观点是，经学是中国文化的根干和价值本原，以往的中国思想史因为是以子学为主，忽略了经学作为中国文化的根干和价值本原的地位，所以这些著作已不能满足今天人们的需要。我提出今后新的《中国思想史》的编写设想，它大约要分为如下几个步骤：第一步，我们今天的经学史研究基础不好，要写一部好的中国经学史著作，就要做到如徐复观先生所说，先写一部能凸显经学价值和意义（我称之为“魂”）的中国经学思想史著作；第二步，在写出中国经学思想史著作（“安魂”）之后，再去写一部新的中国经学史著作（“立根”）；第三步，将这种新的中国经学史著作与已有的中国思想史成果相整合而成一部新的中国思想史著作。

当年，我与梁涛、王中江等人同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中国思想史研究室共事，并一同编撰《中国经学思想史》，他们是赞同我的这个看法的。我的文章写成，就首先发表在王中江主编的《新哲学》第一期上了。

最近，高等教育出版社请梁涛主编一部新思想史教材，他首先想到了我提出的这个编写方案。但要现在就组织人力编写这样的新思想史著作，无论从时机和人才力量上说，都不是很现实。于是他想出一个缓冲的办法，就是在每一个思想史断代，都选出几篇有代表性的经学、子学研究论文，作为教材资料。这样做，从全书体例和体系上，可能不那么统一。但我相信，在没有更好的新的思想史教材之前，选择此书作为思想史教材，学生可能会获得更为信实的知识。又因为这些论文大都出自名家之手，对于学生撰写学术论文，可能会起到示范性的作用。

当然，究竟哪些论文应该入选，哪些论文不应该入选，作为主编，梁涛有他自己的考量。学者若主编同类著作，自然也可以有自己的考量标准。但不管怎样，我个人认为，这种编选方式，本身就是一种创造，可能会为今后一段时期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范式。尽管本书可能还只是一种过渡性的尝试，但其价值和意义应值得充分肯定。

姜广辉

二零一二年七月

序于千年学府岳麓书院

目录

先秦

一

- | | |
|------------------------------|-----|
| 01 / 新思想史：整合经学与子学 / 姜广辉 | 三 |
| 02 / 孔子及孔门——经学基础的奠定 / 徐复观 | 三七 |
| 03 / 论诸子学的缘起 / 蒋伯潜 | 五九 |
| 04 / 老子之“自然”与“无为”概念新论 / 刘笑敢 | 八一 |
| 05 / 《论语》的结集与早期儒学的价值观 / 梁涛 | 一零五 |
| 06 / 孟子“道性善”的内在理路及其思想意义 / 梁涛 | 一三一 |
| 07 / 逍遥与自由——从严复《庄子评语》谈起 / 陈静 | 一六五 |
| 08 / 荀子人性论的再考察 / 廖名春 | 一八七 |

两汉

二零九

- | | |
|----------------------|-----|
| 09 / 孔子和今文学（节选）/ 蒙文通 | 二一一 |
| 10 / 孔子与《春秋》（节选）/ 钱穆 | 二五九 |

11 / 汉道、王道、天道	
——董仲舒《春秋》公羊说新探 / 陈苏镇	二八三
12 / 扬雄《法言》的思想（节选） / 徐复观	三一五

魏晋隋唐	三四一
-------------	-----

13 / 经典诠释中的两种定向及代表作	
——王弼《老子注》与郭象《庄子注》 / 刘笑敢	三四三
14 / 从王韩玄学到程朱理学的易学发展 / 朱伯崑	三七五
15 / 论韩愈 / 陈寅恪	三九七
16 / 惠能禅思想的成立及其意味 / 葛兆光	四一三

宋 明	四三三
------------	-----

17 / 宋、明儒学之课题（节选） / 牟宗三	四三五
18 / 范仲淹与宋代儒学的复兴 / 李存山	四六七
19 / 朱熹集新儒学之大成 / 陈荣捷著 万先法译	四八七
20 / 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 / 陈来	五二三

清 代	五六五
------------	-----

21 / 儒家智识主义的兴起——从清初到戴东原 / 余英时	五六七
22 / 章太炎与晚清诸子学的兴起 / 王汎森	五八九

先秦。

姜广辉

01

新思想史：
整合经学与子学

本文提出整合经学与子学，重写思想史的主张。认为传统的思想史，主要是以子学为研究对象，以西方哲学的某种理论为参照，其弊病是缺少“根”，即缺乏对经学的关注；而以往的经学史着眼于经学的发生、传承、演变过程，其弊病是缺少“魂”，即忽略了经学的价值和意义。儒家经学的实质是意义的信仰，要写出一部有“魂”的经学史，才能写出有“根”的思想史，写出透着中国精神的思想史，即以意义的信仰为本质特征的中国思想史。

姜广辉，1948年出生，黑龙江安达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特聘教授。著有《理学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走出理学——清代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等，主编《中国经学思想史》（1-2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3-6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六卷。

推荐阅读：

徐复观：《中国经学的基础》，见《徐复观论经学史二种》，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2008年版。陈壁生编：《国学与近代经学的解体》，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一、以往的中国思想史缺少“根”

近年，一些国内和国外教授中国思想史的朋友都感到找不到一种信实而又简明的教材，我对此也有同感，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呢？

经过反复思考，我认为以往的中国思想史著作缺少“根”，因为它们大都是以子学为纲的思想家列传，所采用的结构方法基本是以西方哲学的某种模式来剪裁中国思想史料。

思想史与哲学史本应有所区分，但在实际的操作中颇相雷同。此间之分辨与是非暂存而不论，如果一部中国思想史或一部中国哲学史立意反映中国古代思想智慧的原貌，则不可不顾及中国古人智慧的着力之处及其固有之特点。冯友兰先生《中国哲学小史》说：“哲学本一西洋名词。今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是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中国历史上诸种学问，其中有西洋所谓哲学之成分者，有先秦诸子之学，魏晋之玄学，隋唐之佛学，宋明之道学，及清人之义理之学。”^{〔1〕}“哲学”一词，其本义是爱智之学，西洋人的智慧有其表现的形式，即是西洋人的哲学；东洋人的智慧有其表现形式，即是东洋人的哲学，不必形貌相似而始称“哲学”也。譬如西洋人与东洋人俱是人，若必似西洋之金发碧眼高鼻深目而谓之人，取其特点以衡量东洋人，则东洋人不成其为人也。东西方文明发展路径不同，其思想的表现形式及特点亦自然不同，惟各因原貌而照相写真，美丑妍媸，待人评说比较，始不致误人误己。学问本在求真求实，若东施效颦、照猫画虎，又岂是学问！

在中国古代两千多年的历史中，经学一直是社会的指导思想，自《庄

〔1〕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3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65页。

子·天下篇》、《汉书·艺文志》以及后世关于经、史、子、集的文献分类等等，有关传统思想文化的陈述都是以经学为纲统合子学的。后世无论多么伟大的思想家，其影响都是无法与儒家六经相比的。而两千年间的一般知识分子可以不读诸子百家之书，但很少有不学儒家经典的。若一部中国思想史著作不包括经学的内容，你能说它是信史吗？即以子学而言，中国思想家的问题意识，多是从经学衍生出来的，许多哲学命题所讨论的正是经学中的问题，你如果不懂经学，如何能正确的理解那些命题呢？所以我认为，如果一位中国思想史教授不懂经学，那他就没有资格讲授中国思想史。

经学在中国思想史中的地位如此重要，就在于儒家经典是体现中国人价值观的文献载体。我们知道，人类是以族群的方式生活的，人们不仅生活在一定的自然生态环境之中，也同时生活在一定的人文生态环境之中。人文生态是指一个族群存续发展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传统，是其族群成员的精神家园，其核心内容就是该族群所信奉的经典及由此经典形成的价值观和生存样法。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和生活样法的集中表现就是儒家的经典。这是儒家经学能够在两千年中存续发展的根本原因。我们懂得了它，也就懂得了中国人的思想理念和行为方式何以是这样的。因此研究中国思想史，先要研究儒家的经学，对儒家经学有了一种“正见”之后，才能对中国思想史有深入底里的了解。反之，一部中国思想史著作，若没有经学思想的内容，就等于没有了文化的根基和价值的本原，那岂不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然而，经学又确是一门难度很大且很麻烦的学问，陷入其中便难以自拔。许多学者也知道经学在中国思想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却望而生畏，不敢去碰它，于是避重就轻，单写历史上思想家的思想，编纂在一起而名其为中国思想史。这个工作未免简单了一些。

从事中国经学史研究的也另有其人，最有代表性的前辈学者当推皮锡瑞和马宗霍。皮锡瑞著有《经学历史》，马宗霍著有《中国经学史》。我们对这一类著作也不能满意。此类著作的基本资料和问题意识来自于正史中的《儒

林传》以及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孔颖达的《五经正义》、朱彝尊的《经义考》等，将其中有关经学传承演变的资料串在一起，而略以己意评断。这类经学史著作只可视为经学传承史，它的要害是缺少“魂”，而关于经学的主旨，即经学作为中国文化的价值本原的重要意义，未曾有所揭示和阐扬。正如徐复观先生所批评的：

中国过去涉及经学史时，只言人的传承，而不言传承者对经学所把握的意义，这便随经学的空洞化而经学史亦因之空洞化。更因经学史的空洞化，又使经学成为缺乏生命的化石……即使不考虑到古代传统的复活问题，为了经学自身的完整性，也必须把时代各人物所了解的经学的意义，作郑重的申述，这里把它称为“经学思想”，此是今后治经学史的人应当努力的大方向。^[1]

经之所以为经，就在于它所倡导的价值观。所以“经学思想”即是关于经学的“价值”和“意义”的思想，徐复观先生呼吁开展“经学思想”的研究，并认为“此是今后治经学史的人应当努力的大方向”。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学术界尚无一部系统完整的中国经学思想史的著作。

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化思想界热衷于讨论中国文化的本质和特点，大家参考了许多关于思想史、经学史的著作，却得不出一种明晰的看法，其中原因有很多，但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思想史著作缺少“根”，而经学史著作缺少“魂”，因而对中华民族的精神缺乏认识。

本文提出“整合经学与子学”当然不是将现有的中国思想史著作和中国经学史著作简单地糅合在一起，那种缺少“魂”的经学史著作在这里很难派

[1] 徐复观·《中国经学史的基础》，台湾学生书局1982年版，第208页。